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日最

◀號一十二百一第▶
日四月一十年二十
日六廿月九年亥癸
分二洋售●張四號本

本報辦法
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
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
■本報價目
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
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
■本報廣告刊例
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書
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
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
角
■本報發行所
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

偵探小說奪標收稿展期

收稿截止期展至陽歷十一月十日...定於十五日發表
本社徵求創作一千字內之偵探小說。大眾可自由應徵。惟稿以未經發表者爲限。初選三十名。由程小青趙茗狂張枕綠三先生閱稿取錄。用不記名式發表。復由初選被錄諸君。投票互選。當選第一名。敬贈現洋二十元。第二名。敬贈現洋十元。其餘各名。亦酬贈有差。應徵諸君。請於稿末敘明通信處。加蓋圖章。否則無贈。

本報再版

本報第七號至第十一號。均已再版印出。每份仍售大洋二分。其他售罄各號。亦正在趕速再版中。所有購報定報欠缺者。俟再版出齊併寄。諸希亮察。
良晨好友社啓

鴉聲週報

天津鴉聲週報。爲華北諸大名撰述。內容小說劇談諸文筆記小說。全年大洋九角。(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)：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。正在定閱期內。來費兼定鴉聲週報者。半年只收大洋四角。全年只收大洋八角。寄費一律在內。郵票十足通用。
第十六期報已到
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

鴉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。原價大洋四角五分。合購廉價大洋二角五分。存報不多。欲購請速。
良晨好友社啓

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

本校爲便利學者起見。特設通融辦法如下。報名入學。可自即日起。報名來學。惟多有要求展期報名及分期繳費。本校學費。一次足繳者。每學期十二元。分兩次足繳者。入學時繳六元四角。二個月後再繳六元。三次者入學時繳五元六角。二個月後繳四元。一個月後再繳三元。五次者。入學時繳三元。以後每月預繳二元半。

校長張舍我佈

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

承銷本報。每號至少二十份。每份批價大洋七釐。每號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。至何號暫止。每號需報若干份。即合批價。將款繳來本社。常即遵照辦理。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

短篇小說

前後兩家

(續) 童心園

馬百萬的兒子。究竟死了。但陸瞎子的妙藥。馬百萬亦曾給他兒子吞過。非但不見功效。却不到一週時。便被閻君請了去。據陸瞎子說。是因為炙得不透。和服得太晚的緣故。

茅屋裏。昨天還聽得伊們婆倆的慘哭兒子聲。但今天却靜寂寂的無聞了。只聽得人家說。馬百萬家後面的洗衣老太婆。和伊媳婦。尋了短見了。却因為伊媳婦的一個遺腹子。生下了第二朝晚上。好端

端的眼被裏。到明天醒來。只見幾點血斑灑在被裏。孩子却不見了。

霸王別姬

蔣春木 (終)

這一篇是春木與朱天石的實事。所以篇中的主人。也不用他人的名字了。

在去年五月中旬罷。朱天石同蔣春木從杭州到上海。天石住的是新旅社。蔣春木同朱天石從新旅社出來。嘴裏說着再會罷。朱天石還答道。此刻要前天蟾舞臺去看梅蘭芳的霸王別姬。明天一早就動身了。唉。此別不知幾時還能見面呢。

今年八月下旬罷。蔣春木已在北平住了半年了。一天。買了一張羣

強報。報上登載着梅蘭芳在西珠

市開明劇場演霸王別姬。不禁想

起了去年五月中旬。同朱天石在

上海分別時的情形。想得呆了。忽

然一個僕婦來叫吃午飯。已就去了。一面想着。一面吃着。吃完了

飯。走出來。不知吃的是什麼菜。不多一刻。門外走進來一個人。仰

首一望。原來是闊別一年的好友朱天石。朱天石踏進屋來。就看見

這張羣強報。報上刊着最大的字。就是梅蘭芳霸王別姬。

一個有教育的兒童

朱孝文

敏兒小時候。常和鄰家一般小孩子。在一起頑耍。

敏兒的父親常對敏兒說。你這小

最小第一百廿一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一百廿一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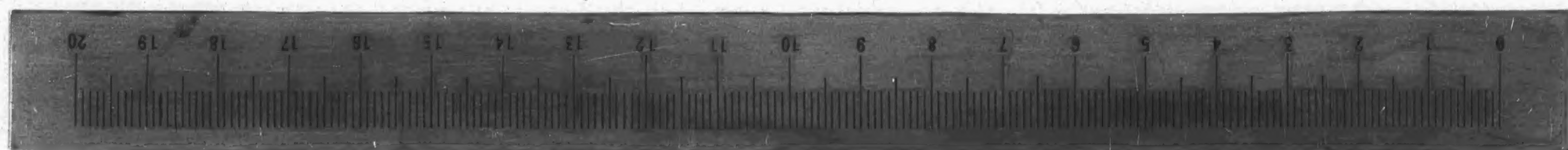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。現在已漸漸長大了。須知一個人將來是要自立的。要有這種能力。須要在教育裏面淘出來。你雖不成一輩子做小孩子。吃飯睡覺。頑頑鬧鬧。便算了的。一個人在幼年。最要緊的是教育。教育是有力量助你一生的幸福。那些沒受過教育的。簡直牛馬罷了。真不得是人呢。敏兒聽了。哭著說道。媽說的。我不大懂得。什麼叫做教育。教育究竟是件甚麼東西。聽媽說來。竟有這多大的力量。他母親也哭道。好孩子。這也難怪你明白。便是有年紀的人。恐怕明白這教育的也很少。不曉得這教育兩字。範圍非常廣大。由一人以至於社會。以至於國家。一切事業前途

的光明和黑暗。都和教育有密切關係。西洋各國的強盛。便是由於人人。都受教育的緣故。我們中國社會上的風俗。敗壞得不可設想。那就為著多半沒受教育的緣故。孩子。你現在且休問教育是甚麼。好你只記著教育便是幸福的主宰。便是生活的本錢。我且把來漸漸的灌輸到你腦裏。你將來自然能夠曉得教育的意味。

敏兒的母親說完這篇洋洋灑灑有價值的訓話。敏兒當時還摸不著頭腦。他的母親少不得便要實行起來。就把些關於科學的。或是道德的玩具。給他白相不只。准他出去和那班無智識的鄰兒混鬧。敏兒見了許多好玩的東西。非常贊他。同學們誰不羨慕他。(待續)

Ne
h
es

上海馬路大華行





編輯人語
本報歡迎投稿。如創作或
繙譯的短篇小說。小說作
法研究。中外小說批評。小
說家遺聞軼事。專談。遊記
。諸文。傳語等。皆在可
錄之列。花史舊劇評不收。
濫泛罵人或態度暗昧。如
所指人物。僅以某某字樣
為代。取巧不敢負責。尤所
深惡痛絕。來稿附有十足
郵費者。不刊即退。

我的名字和別署

施青萍

文人都喜歡多取幾個名字和別署來玩玩。快樂的時候。取幾個纖巧富麗的名字。悲憤的時候。便可將幾個使人不快活的字來做他的名字和別署。所以我們每在一個人的名字和別署上。看出那人的性情思想。(雖然也有幾個是例外)

不幸我也有這種脾氣。我從十四歲起。略識之無。便自己取了一個名字。叫施俊。後來覺得這名字太普通了。那時從舊書箱中。尋着了一枚石章。文曰瘦花書屋。這原是我父為親少年時的書室名。於是我覺得張好。便向我父親討了

那石章。我的名字便叫施瘦花了。但不到三個月之後。我又讀着了一部尤西堂的西堂秋夢錄。我覺得對於這一集。十分忤意。便將我的名字改為夢秋。以誌欽仰。如是將這名字用了半年。
十五歲上。知道了幾個英文名字。於是我就想取英文名字。和中文名字諧音了。我揀來揀去。揀了一個施高德。但後來又覺得這名字。也太道學氣了。便再尋了一個名字。叫施太邱。這幾個名字終究不好。於是漸漸地想改得好看一點了。那時我稍稍的也看了幾部詞章方面的書。同時又能夠感覺到人生的無謂。於是取名叫寄萍。在這一年上我開始了我的投稿生涯。

最小第一百廿一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一百廿一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李涵秋先生輯小時報餘與中我曾有過一篇梅影軒偶憶錄。這是我行做整篇雜作的第一篇。再後我索性不取名字了。我的齋名。第一個便是梅影軒。於是那時就叫梅影軒主。

用功夫。後來自己一想不到。這樣竟入了魔道了。於是立刻將我的讀書室改名蝸居。再後來覺得這名字也不雅馴。那時正研究托爾斯泰的思想。我對於他非常佩服。於是我的書室便又一變而為托爾斯泰室了。後來一發不對了。想做詩人。便收書至名為荷馬寶。想做小說家。便收書室名為狄更司寶。差不多一日百變。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

希望的難易

王紅紅

而碧桃花却很耀燦地開了。於是我的別署又因了室名。碧桃花詩室。而改為碧桃花詩主室了。那時我的思想正專在香港富麗上

希望又麻雀的手術精難。
希望不着綢衣難。
希望娶一個不美麗的妻難。
希望讀書不求甚解難。

希望鴉片烟吃上癮難。
希望有深厚的學問易。
希望發財易。
希望做官易。
希望遍遊全世界易。
希望做大英雄大豪傑易。

生辰四十病無己時聊自嘲解

陸二瞻

富貴功名總是空。夫君頭腦太多。子窮。辛苦輸人炊黍夢。酸寒贏我做詩工。山妻斗酒藏還。不買鱸魚醉一中。不癡不醉不瘋顛。非夢非醒非悟禪。索笑兒童看倒載。輕嘲弟子戲高眠。鍾馗畢竟漸登第。鐵拐何曾恥列仙。曝背南榮人意足。纏袍不礙登吟肩。未曾六十杖于鄉。仗得蹣跚許我狂。樹大不妨螻蟻撼。壽延終此蟻蛭長。蝸居盒匣顏回巷。螺壁蛭蛭子貢牆。不道先生窮澈骨。尚多兒女聚成行。